

其兵二千五百九十人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其兵二千五百卅九人少輔其兵二千三百四十人可守之加德島者九鬼大隅守嘉隆其兵八百三十四人加藤左馬助嘉明其兵三百十四人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其兵九百來島助兵衛尉其兵四百五十八人菅平左衛門尉其兵百六人可守之加藤清正其兵六千七百九十人及相良常内少輔薩摩併從其兵二千百二十八人黒田長政其兵五千八十二人鍋島直茂其兵七千六百四十二人小西行長其兵七千四百十五人及宗對馬守義智松浦法印鎮信有馬修理大夫木村新八郎宇久木和守其餘藤堂佐渡守高虎其兵千四百七十三人堀内安房守其兵五百七十四人桑山小藤太其兵五百四人毛利壺岐守其兵千六百七十一人高橋九郎其兵七百四十一人秋月三郎其兵三百八十八人伊藤民部其兵七百六人林若傳三郎其兵百八十五人相代可守本城十一側城七所者也其外城營之修造糧粟之出入各定其人每事必可告報千名護屋也

六月朝鮮二王子及臣從遣書於加藤右馬允布馬允者清正家臣以謝清正其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未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擒日本大將軍訃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還京城其意悲如佛真箇日

本中好人也。况素聞閔白殿下雄偉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官。稍存舊意。愍其渡海。使獲于京。其恩厚與此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清正得之。以為家珍。

秀吉遣書於朝鮮在陣之諸將。淺野彈正黑田如水持之而行。其趣曰。前日諸將雖攻晉州城。而城主牧司能拒之。故不能下之。是度諸將均進破晉州。斬牧司首。可使見於我也。今遣淺野彈正黑田如水。各軍事可相議者也。彈正如水共赴朝鮮。贈翰于增田石田大谷。以告其受秀吉之命。而渡海之旨。增田等聞之。先往浮田秀

家。當而告之。既而彈正如水逢秀家。而述秀吉之命。先歸。增田石田大谷馳一力於彈正如水。而慰其長程航海之勞。時彈正如水相共圍碁。茫然如耳。不聞頃之增田等三人來。勞其遙來。然彈正如水屬意于征点之深。而不敢知焉。石田目干增田大谷。而潛出。彈正如水猶不知也。奄收黑白之後。始言曰。三奉行可來于此。請告秀吉之命。從者答曰。三奉行既歸。於是彈正如水驚而馳。奚曰。速可先歸。使及再三。然三奉行不敢歸。且叱曰。其與逢我不如其聲。丁々然遂去。因是彈正如水亦恐人口之笑嘲。且憚秀吉之怒罵。雖然。增田等遂不相會。是故彈正如水告秀吉之命。首於諸將。數輩而歸。其後秀吉聞之。怒其怠慢無禮。或曰。增田石田大谷深嫉彈正如水。滿丁々用碁而傍若無

入故屢譖之干秀吉其每到處逢人而無不笑  
之故彈正如水甚恨之彈正于左京大夫如水子甲斐  
守聞而深銜之憎三奉行如寇讎然後秀吉薨後二  
人誑三奉行之惡逆干大權現其後關原之役石田  
大谷被誅增田被禁囚二人  
遂解積憤其原本發起於此

諸將共攻晉州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前鋒毛利秀元  
向一方小卑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彈正伊達政宗等  
屬焉淨田秀家向一方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  
元親蜂須賀家政直花宗茂等屬焉凡軍兵六方餘人  
也晉州之為城也大注在前三方峻危石壁峻矣矢棚  
構矣牧司率朝鮮兵二方而守焉時劉綎帥師來陣于  
大丘府諸將皆謂可難輒拔之然恐秀吉之震怒且為  
雪前日之耻故勵志爭進秀元向西方秀家向東方加  
藤小西黑田淺野向城面或梯或梢或竹束或熊手以

備攻具清正怒行長主和議送還兩王子拋其大功  
而欲屠晉州破其和謀故先眾而進使步卒傾發高檣  
其後清正麾眾攻城々中見之少驩黑田伊達亦進城  
兵強防之秀元自西方急擊攻入城中遽騷皆遁走被  
殺者一方五千三百人其餘或僵死于巖上或溺死于  
河中凡城兵致死者二方五千餘人城主牧司逃于林  
藪而隱焉秀家臣岡本惟丞搜之斬其首而歸問干牛  
中々曰是牧司首也不可疑矣由是淹其首於塩遣  
干名護屋秀吉悅是度其先入城也加藤小西黑田  
其功勞相同然清正破城面之高檣而城亂故以清正  
為第一功政宗以寡兵渡海而竭軍忠秀吉賞之賜威  
書秀元率大兵自西方急入故其得首級多於諸將

晉州者朝鮮寶器多納焉當城之陷也箕子世々相傳  
之重器多燒失諸將相會語晉州先鋒之事時黑田長  
政進曰我為先登何人相爭乎清正召其臣飯田角兵  
衛而問之飯田曰我先入城斬一首而出時與長政始  
相逢何事長政可為前登乎長政徐曰為軍將者之先  
登非我而誰欬清正笑曰信然時人皆以晉州城陷為  
奇捷

李松後歸于王城後未過兩月而晉州城拔矣李松大  
驚告急于大明諸將而乞援助時吳惟忠陣于善山府  
劉繼屯于大丘府駱尚志守南原李如松猶在開城為  
李松之援勢如松召況惟敬而責之惟敬即到釜山浦  
逢行長詰其違約行長怒曰汝雖調和謀而明兵頻入

朝鮮是汝欺我也因是惟敬又入大明屢運和議

秀吉於名護屋廣瓜圃構旅店茶屋於其邊經始甚廣  
秀吉欲與眾同戲自着柿衣戴蓑巾肩管笠荷瓜籠曰  
有熟瓜於斯沽之哉何不買之以忘炎暑乎其形躰槩  
與商人不相異

大權現者假為賣葦者之形亦善譏分丹波中納言秀勝  
擔漬瓜曰加里茂利瓜可售之織田常真者為遍參僧  
使小僧持文夾之其踈者而行利家者為高野聖負笈  
于肩曰儼宿々々其聲最曼蒲生氏鄉者為賣茶者進  
好茶于秀吉不貳其價乞之甚急又有一貞三松者帕  
額著短單絳衣為大袖人曰可賣弦々々々  
三松者尾  
津川玄蕃  
織田有樂者為行脚僧乞八千秀吉秀吉自  
乞凡也

取三瓜施之有樂曰是不熟也因乞其熟者最足發一笑有馬中務卿法印者為有馬池坊大詭其溫泉之愈万病驅衆邪前田玄以為比丘尼口唱念佛之事其餘或為袿宜或為舞猿或為敲鉢者或為薦僧鄙食之庖主者藤田權佐也秀吉之侍女藤壺副之茶屋之主人者三上與三郎也秀吉之昵妾常夏副焉共著妓衣常夏曰且坐與好茶餽頭亦有之藤壺曰白飯可羞之亦有甘醴截麵等之雜品即引秀吉之手而入秀吉歡真無窮群臣皆悅秀吉之為此慢戲者亦是慰諸軍也

八月秀吉遣書于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勞諸將且勵其怠倦其趣曰兵器粟米塩醬等問增田右衛門尉早川主馬前而可藏納於倉庫炭薪者其地山尤多矣斬艾

之而積于城中可泥填其上寒冬既至則可與圍煇于步卒莫使有寒疾也簡人常在舟中其得寒疾也必矣若有用則別築小屋而可使居之若無用則先使歸于本國而來春速可及之諸城經營事畢則斬伐山木委積于城內而可也大雪若降則伐木其難乎故吾今命之

九月大明和親之報未有之是故秀吉又遣書其趣曰諸營之經始除以緊固為可而已凡大明和謀之事者我以為偽誕也諸將莫迷於和議而倦惰焉其必固守其各營而可也吾將復驅遣援兵而悉平朝鮮不若者然大明若結交和則亦隨其時宜而已

沉惟敬歸明依石星而頻請李如松劉綎等之班師石

星奏于明帝，帝聽之，依是李如松出開城而歸，明劉  
繼猶留焉。時日本兵充滿于益山浦，而李如松引兵而  
還，故朝鮮人皆恐有金侍郎者，贈絕句于如松曰：聞道  
將軍捲甲還，定知和伐是非間。朝廷若有班師命，不獨  
層亡齒亦寒。如松既還，時會沉惟敬贈雜貨及花布四  
十，擡于布長加之，惟敬隨日本人之求而貽書籍，又受  
日本之旗五本而藏之。如松聞而大怒，將殺惟敬，然星  
所舉也，故不妄誅之。

秀吉以大明和議之報問未至，故以為欺我也。依是日  
夜與

大權現及利家借議軍謀，一日黑田如水隔垣闕之入曰：  
去歲遣大軍于朝鮮之時

大權現耶利家耶督師渡海則政刑軍令通而無滯矣。若  
不然則遣知軍道如我者則朝鮮征討何難之有。方今  
清正行長唯以武勇為善，而其年尚壯，故軍道未練，習  
且清正行長不相善，清正出法則行長破之，行長下令  
則清正不用之，是故朝鮮人民苦無依憑，道匿于山林  
有萍梗之思，無土著之情，是以日本人所經歷之朝鮮  
三道者，室如懸磬，蹊無青草，唯赤土而已。朝鮮既為廢  
墟，諸將在陣其困勞可想，若如此而止則大功必不成  
矣。秀吉可之，謂羸師而勢屈則恐其有內訌也。故招  
大權現利家，以卿淺師長政曰：益山浦諸將有懷土之意  
無進兵之氣，我自帥師征朝鮮，耳水路陸路之軍共可  
驅催之，日本者既附。

看之使汝子左京大夫幸長伐梅北耳彈正大喜秀吉向

大權現曰幸長始為軍將彼年尚少可使本多中務大輔忠勝副之即召忠勝秀吉揖

大權現謂忠勝曰幸長年少未悟兵道軍中之事無大無小忠勝皆可決之幸長忠勝共拜命之辱將赴肥後時

肥後郵吏來曰熊本城主之家老誘梅北而誅之殘黨悉散國內既安幸長忠勝自國境共歸秀吉遣淺野彈

正于肥後監決國事自是之後秀吉謂我久在浪古耶即名護屋也則四邊窺覷亦不可知故有當歸之恩

清正素欲破和議且以內藤飛騨守如安報悉至故以為明人殺如安也由是十一月三日清正率兵攻安康

時劉繼在慶州即來救清正擊破之斬首二百餘級劉繼逃歸于慶州

秀吉爾屢海井備前守長政女生男子名拾於於是平秀次馳書

于浪古耶而告之秀吉聞而大歡曰朝鮮之事沉惟敬既調和謀矣軍旅之指麾者

得川殿及利家可斷決之乃乘輕舸馳到大坂弄璋之慶施于天下秀吉將廢秀次而立之

內藤飛騨守如安受經略孫鑛宋應昌為經畧久矣後鑛代之鑛字文融肯入大明石星待之甚厚其後如安入省中

石星與之相問答焉於是和親之議已成矣然後沉惟敬到益山浦日本諸將大半皆歸朝行長等猶留焉

同三年秀吉欲讓天下于秀賴而秀次無遜退之色秀

書為使秀賴居大坂故欲築隱居室于大和多門然依其地之僻而京都大坂之往來不便乃築城于城州木幡伏見秀吉命增田石田曰可定修造監檢者增田石田奉命書十三人之姓名而捧之秀吉選擇之為六人其六人者佐久間河內守政實瀧川豐前守佐藤駿河守水師龜助石尾與兵衛竹中貞右衛門也即馳檄于郡國而聚役吏凡二十五万人之費也乃分步卒以鑿隍塹以築垣壁轉石于醍醐山科比叡山雲母坂又伐木於岐岨土佐山中而後經營事成矣又於河邊築小山塚木列植建堂于其間号學問所又以沉香木構茶店秀吉招喜茶者時賜茶而自慰朝鮮在陣之諸將困勞於軍旅之久而致死者丹波少

將秀勝東鄉侍從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加藤遠江守也中川右衛門大夫秀政者率遠締戰被朝鮮人欺誘而戰死其餘戰死病死者尤多秀吉聞而憐之飛羽翰曰釜山浦諸城警守之將士者先勿歸矣其餘者悉可歸朝因是名護屋在陣釜山浦在陣之諸將開眉含歡相共會聚于伏見

二月秀吉發大坂為見吉野花也秀吉飾其鬢粧其眉臣從亦各及華表秀吉渡細伊六田橋到市坂見之則新宅有焉秀吉怪問侍臣荅曰是大和中納言秀俊所新築之茶店也秀吉乃入秀俊獻膳羞其後秀吉到花園櫻田奴太山隱家松千本櫻邊而流戀又遊于閑屋花下有詠歌之真而後秀吉經金華表二王門到藏王



堂又登櫻嶽而見後醍醐皇居之舊迹且經歷今熊野  
達天山聖天山辨才天山等暢其遊情以吉水為旅館  
滯誓二日從者數方圍繞於其左右秀吉曰今有何恐  
怖而汝等警衛如此之緊嚴乎是無用也侍臣數十輩  
之外者各可見花而娛其意因賜酒看從者皆悅樂聞  
者感其度量秀吉催歌會自詠後歌五首關白秀次  
右大臣菊亭晴季權大納言中山親細日野輝資

大權現權中納言秀保秀俊秀家參議左近衛中將利家  
左近衛中將雅枝右衛門督高倉永孝侍從伊達政宗  
其餘准三宮道澄入道前內大臣常真法印全宗法眼  
紹巴由巴昌叱亦皆詠歌秀吉心情甚悅

三月三日秀吉登高野山以青岩寺為旅館為父母冥

福故有燒香之札又召一山僧徒八千人賜糧米以為  
大政所之資福也秀吉到與院經過金堂大塔見金堂  
之顛側曰我今登山何不改築之乎即施穀一萬石木  
食藥山上人掌之秀吉曰我將催徠樂慰眾徒平日學  
問之勞德木下半以奉之因是金春大夫等皆臻萃于  
青岩寺於舞臺有徠樂眾徒無小悉聚觀其後秀吉發  
高野到兵庫遂歸大坂

秀吉於大坂本丸使金春八郎奏由已所新撰之吉野  
花見高野云詣明智柴田北條征伐五番之謠曲其後  
秀吉練習之自鼓舞之使北廳見之金春屢受恩賜  
是年石星以內藤如安之答辭奏于明帝云許其封  
号秀吉之事

同四年正月大明帝聽布星之言使鑄日本國王之印  
且多調冠冕法服其幣數方金即以監准族奉書恭子  
宗城為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事為副使齎策命印章遣  
于日本其誥命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  
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  
經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采施鎮國之山嗣以  
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續彝章咨公輩  
匡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火之使欣慕來  
同北邙万里之閑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  
柔懷茲特封公為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  
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公其念臣職  
之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欵誠祗服綸言  
永遵聲教欵哉又頒勅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文一道併  
附宋城方事逾日正使後軍都督府僉事署都督僉事  
李宋城副使五軍管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  
楊方事與沉惟敬共發大明先到三浪江而暫留焉待  
日本兵去釜山浦諸城其悉歸朝而將往封秀吉  
項年秀次居閑白職天下士大夫莫不尊仰之故秀次  
驕侈傲誕又喜惡虐屢登城上放鉄炮殺行人以為戲  
樂嘗命叢林菴勸註解謠曲百番行于世往歲秀吉大  
政所服息終而再赴名護屋時世人皆謂秀吉既老秀  
次須代秀吉而赴名護屋然秀次不及於此其後黑田  
如水諫秀次曰秀吉櫛風沐雨尤有年矣而今在名護  
屋焦思于朝鮮征伐之事其年已半百有餘矣嗚呼嗚